



Spartacus

斯巴达克思

(意) 乔万尼奥里◎著 杨山◎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斯巴达克思

(意) 乔万尼奥里 著

杨 山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巴达克斯 / (意)乔万尼奥里著;杨山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500-0916-5

I. ①斯… II. ①乔…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意大利 - 近代 IV. ①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113 号

SIBADAKESI

斯巴达克斯

(意)乔万尼奥里 著 杨山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5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7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0916-5
定价 47.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7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1838—1915）的代表作品。作者不但是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及一名争取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斗士，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民族复兴运动这一伟业。作为历史学家，乔万尼奥里专注于研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历史；而作为文学家，其笔触则往往及于古代罗马社会生活。《斯巴达克斯》这部作品正是如此。

小说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依据写成的。公元前七三年，罗马爆发了其奴隶制历史中的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这一革命风暴的伟大领袖就是斯巴达克斯，他所领导的起义军以气吞山河的气势转战南北，深深动摇了罗马奴隶制度。作者在展现这一历史事件、塑造伟大历史英雄的时候也是充满激情的。他从多方面表现了奴隶起义军的浩大声势，描述了一幅幅雄浑磅礴的斗争画面，对斯巴达克斯这位叱咤风云、英勇崇高的奴隶英雄则热情澎湃地予以讴歌。

斯巴达克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小说最成功之处。相信读过本书之后，读者必将为这位英雄的伟大崇高品质所深深感动。

而对于本书的价值，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评价。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只是通俗读物，是“意大利旧小说流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但公正的评价起来，本作品还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最主要的是，作家是立足于现实的意大利社会来创作这部作品的，融入了作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自由观念，因而读来更加感人。这部著作感动了为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一代人，也必将激励所有争取全人类平等自由权利的斗争者！

二〇一四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章 恩赐	1
第二章 斯巴达克斯在角斗场上	17
第三章 “丧神维纳斯”酒店	38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斯初尝自由	59
第五章 卡蒂林纳的三榻餐厅和范雷丽亚的私房	79
第六章 密谋和爱情	97
第七章 死神的来临	125
第八章 罗马，在苏拉死后	145
第九章 小丑登台	178
第十章 举义	207
第十一章 驻军维苏威火山	237
第十二章 扬眉剑出鞘	254
第十三章 战地佳人	275
第十四章 英雄末路	297
第十五章 坚定不移、不受诱惑的斯巴达克斯	335
第十六章 雄狮在姑娘脚下拜倒，使者在大道上惨遭杀害	356
第十七章 阿尔托利克斯的表演	378
第十八章 卡梅陵大会战，埃诺玛依军团覆灭	408
第十九章 起义军哗变了，克拉苏正在行动	435
第二十章 迦尔冈山大战，克里克西斯阵亡	459
第二十一章 斯巴达克斯在山中活动，捕鸟人自投罗网	487
第二十二章 战斗的尾声 布拉达纳斯河旁血腥鏖战。斯巴达克斯的 牺牲	516
结尾	552

[第一章]

恩 赐

罗马纪元六七五年^①，那时任执政官的还是“伊萨尔夫城的征服者”普勃里乌斯·瓦季埃·伊萨尔夫^②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正是十一月，离望日^③还有三天，东方刚刚透出黎明的曙光，人们就从罗马城的各条街巷走出来，在街头汇集成一股巨流，涌向大竞技场^④。

埃斯克维林和苏布拉平民区的街道狭窄、弯曲而又人口密集，从里面涌泄出的人流立刻塞满了泰倍尔诺尔街、陶器街和新街等主要街道。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纷纷朝向大竞技场——他们共同的目的地——前进。

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有工匠、贫民、释放的奴隶、饱经创伤的老角斗士和平民妇女、丑角、滑稽演员及戏子们，成群结伙的小孩也穿插在人群中，还有当年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森布里人的征服者——光荣的罗马军团的残废老兵。一路上，他们兴高采烈地说着、笑着，到处都是嬉闹声。可以想象，人们是很兴奋地赶去看这场令群情激动的表演的。

散乱而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喧闹声淹没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使它陷入一片纷杂、模糊却又欢快的轰鸣声中。这种声音，恐怕只有千百万只蜂箱中同时发出的嗡嗡声才能与它相比。

① 罗马纪元以罗马建成为元年。这里指公元前七十八年。

② 罗马人一般在姓名中加入被他们征服过的城市或民族的名字，以示显赫。

③ 望日：古罗马历每月中间的那天，在三、五、七、十月是十五日，其余月份是十三日。

④ 竞技场：为罗马王所建，是竞技、角斗的场所。

罗马人兴奋得忘情了。天上阴云密布，即使不下雨，也绝不会有什好天气。但是，这丝毫也不能破坏他们的好兴致。

从拉丁山和杜斯古尔山刮来了冷冽的寒风，肆虐地拍击着人们的脸。很显然，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寒冷了：一些公民扯起罩袍的风兜包住了头，还有一些则戴上了宽边帽或圆毡帽；男人们裹紧了身上的外套、棉袍等冬衣。女人们则系好斗篷，束紧又宽又大的裙袍。

罗马纪元一三八年，罗马的第一个国王老泰尔克维尼乌斯修建了这座大竞技场，攻占阿庇奥尔后，骄傲之王泰尔克维尼乌斯——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对其进行了扩建和修缮。为了与罗马纪元五五三年监察官^①昆杜斯·法拉米尼乌斯修建的以其姓名命名的竞技场相区别，那一年起称其为大竞技场。

这座大竞技场建在帕拉丁山和阿文丁山之间的莫尔西亚谷地。到后来的裘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它的规模更大，气势更辉煌。不过在本书介绍的历史事件之初，它已不失为一个宏大、壮观的建筑，它长两千一百八十罗马尺，宽九百九十八罗马尺，足可容纳十二万多观众。

这座近似椭圆形的竞技场，西半部是直线分割，东半部封闭，呈半圆形。西部横着一道有十三个拱门连拱，中间那道拱门为正门，是竞技场的主要出入口。祭司们在竞技之前，手捧圣像从这里进入竞技场。两侧的十二个拱门内是畜厩，即“幽房”，在进行战车竞赛时成为停放车马的地方。而在举行罗马人喜欢观看的血腥的角斗时，这里就用来关猛兽和角斗士。紧挨着连拱的，是作为观众坐席的一层层半圆形石阶，各层石阶间有台梯相连，观众可以沿台梯上到自己的位置。这些台梯又与看台后的许多台梯相连，观众经由这些台梯可到达竞技场的各个出口。

在竞技场的顶部有几排圆柱拱廊座位，贵族妇女在那里落座。

① 监察官：古罗马共和时代管理财产登记，负责“风习监督”等的官员。

正门对面是凯旋门。胜利者由此通过。而那座连拱的右侧则是死亡之门，失败者那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或奄奄一息的身躯便由竞技场的杂役用长长的挠钩从这个丧门拖走。

连拱的平台上摆放着一些凳子，那是专为执政官、高级官员、贞女和元老们准备的。除此之外的人们便享受不了特定的，或专门留出的座位了。

连接着竞技场的连拱和凯旋门的是一道五百来尺长的矮墙，叫“脊墙”，这是用来在战车比赛中测定距离的。两端竖着几根柱桩，叫做“标桩”。“脊墙”中间耸立着太阳方尖碑，两侧分列着圆柱、祭台和雕像，其中以采莱斯和莫尔西亚的维纳斯神像最为神妙。

竞技场内围了一道围墙，有十八尺高，叫“护墙”。墙脚下是注满水的壕沟，沟外架设有铁栏，以防观众受场上发狂的野兽的意外袭击。

刚才我们描绘了罗马纪元六七五年时罗马专门用作观看角斗的场所的大致情形。此刻涌向这座宏伟的竞技场的有平民、骑士，还有贵族、绅士与妇女。这些罗马人尽可以自豪地享有如此宏伟的竞技场，因为他们胜利的雄鹰已飞临了全世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人流越来越宏大，好像无穷无尽。人们一个个都眉开眼笑的，好像碰上了什么喜庆的事情一样。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喜庆？把这么多的人吸引到角斗场的是什么表演？

幸运的鲁齐乌斯·卡尔涅里乌斯·苏拉^①，意大利的独裁者，他的威严震慑整个罗马，为了驱除已折磨他两年之久的皮肤溃烂的烦恼，几个星期前，他通告全城狂欢并狂饮三日。

按照这个残暴的独裁者的命令，在前一天的晚上，在马尔斯广场和第伯尔河畔已设下宴席，罗马的市民们遵命围坐在旁边。这个与

^① 幸运的鲁齐乌斯·卡尔涅里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贵族派的领袖，他在公元前82年攫取政权后即宣布自己是独裁者，一直维持独裁到公元前79年。

凯乌斯·马略^①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设下的酒宴可谓空前奢侈，相信宫廷盛宴也不能比它豪奢多少。四处寻索来的美酒佳肴摆满了在露天里匆忙布置的三榻餐厅^②，这使全城人都大饱口福。

苏拉，这个幸运的主宰者，从未像今天这样慷慨过。他用了自己十分之一的财产来筹备这个赫克里斯庆典宴会和演出。备下如此丰盛的食物和酒菜，以致每天都有大量精美的食品被倒入河中。连喝的酒都是四十年前的佳酿。

苏拉就是这样把右手抢来的财富用左手施舍了一部分给罗马人。奎利特人^③对鲁齐乌斯·卡尔涅里乌斯·苏拉恨之入骨，但表面上还是坦然接受了他们所痛恨的人给他们设的宴会和安排的娱乐节目。

天气仍旧随心所欲地行事。温和的阳光不时刺破这儿的云团，又不时穿透那里的云层普照大地，把山丘、神庙、贸易堂和贵族府邸的白色大理石高墙照耀得金碧辉煌。同时，阳光把自己的温暖恩赐给坐在大竞技场坐席上的平民。

十多万臣民使整个竞技场座无虚席，他们在盼着他们最爱看的表演：斗士之间以及他们与野兽之间血腥的拼战。

十万余观众中，贵妇、贵族、骑士、包税商、钱庄主和富有的外国人坐的都是好位置。他们是特地从意大利及世界各地赶到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来的。

虽然这些上帝的宠臣来得比平民晚，但他们仍可占有最好的舒适的位置。许多罗马公民经常缺吃少穿，有时甚至无立足之地，可他们非常自豪，动不动就高喊：“不要碰我——我是罗马公民！”^④ 在这些罗马人的繁多谋生手段中，有一种特别的行业。一些无业游民总是在

① 凯乌斯·马略：罗马民主派的领袖，元帅。他在讨伐朱古达王和抵抗森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战争中获得了罗马军队和平民的爱戴和拥护，他曾七次被选为执政官。

② 三榻餐厅：罗马富家的餐厅，里面有一张餐桌，旁边围着三张长榻。

③ 奎利特人：罗马人的尊称。罗缪拉斯是建造罗马城的传奇人物，罗马人把他奉为神，自称是他的传人。

④ 原文为拉丁文。

演出前为贵族和富人占好位子。后者则可在姗姗来迟后付给他们三四个塞斯太尔司便泰然地坐在好位子上。

很难想象，一座巨大的竞技场坐满十多万形形色色的观众时，那场面是何等壮观！放眼望去元老们的宽边短袖长袍、骑士的细紫边罗袍和官长、祭司的镶边托加，女士们的长袍、宽袍、披风，各式各样，色彩斑斓，场中人声喧闹，宛若火山爆发时地下的轰鸣；人们兴奋异常，挥动着手臂，如同海面翻滚的巨浪。然而，这些语言也不能足以描绘大竞技场的宏大场面。

平民们随便地散坐各处，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食物，狼吞虎咽。吃火腿的、啃冷肉的，还有的在吞下香肠和加乳渣的甜饼。人们痛快地吃着，不时地开着玩笑，说几句俏皮话，天南地北地神侃，放开胸怀地大笑。酒当然是不可缺少的，维里特拉酒、玛西古斯酒还有杜斯古尔酒任你开怀痛饮。

到处都有热闹的交易。卖炸豆、面饼和煎饼的妇女们热情地招呼客人购买她们的食品。穷汉们尽量地买些这种便宜的食物给妻儿们当做零食。当然，大度的买者还是痛饮着从昧了良心的酒贩那里买来的冒充杜斯古尔酒的酸汁，他们以此稍解吃了炸豆后引起的干渴。

富人、骑士和贵族是不肯与平民为伍的。他们远避平民坐着，愉快热情地交谈着，以显示他们与众不同的气派。

那些讲究的人把带来的垫子和毯子铺在坚硬的台阶上，还给妻子和女儿撑上了太阳伞，阻止烈日的暴晒。

靠近凯旋门的第三排某个座位上，一位贵妇人端庄地坐着，光彩照人，仪态万方，两名贵族陪伴她左右。她那娇美的体态，颇长的身材，还有那丰腴的双肩，只要你看一眼就会叹服，她无愧是高贵罗马之花。

端庄的面容，宽而高的额头，小巧的鼻子，樱桃小嘴，还有那大而黑的眼眸和那两瓣渴求热吻的红艳艳的唇——贵妇人全身都透着一种无法言表的风韵。黑亮浓密的长发柔软地拢住她的肩头。镶满宝石

的华丽冠带轻绾住她的额头，精丝缝成的东尼卡下摆用金丝镶边，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那美妙的身段，在华丽的、褶饰繁复的东尼卡外面还披了一领紫色流苏坠边的白色坎肩。

这位衣着华贵的妇人就是范蕾丽亚，约摸三十岁，是卢齐乌斯·范莱里乌斯·梅萨拉的女儿，她的哥哥是著名的雄辩家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西塞留的强敌，曾在罗马纪元六八五年担任执政官。几个月以前，她与第一个丈夫离了婚。而离婚的借口是范蕾丽亚无法生养，这个借口外人都信以为真；然而实际上却是罗马城内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她品行的流言促成了这次离婚。那些流言传说范蕾丽亚妖冶不贞，与许多追求者有染。但不管怎样，双方是体面地分手的，范蕾丽亚的名声并未受损。

坐在范蕾丽亚身边的是一个高瘦青年，艾列维乌斯·梅杜里，他脸色苍白，一副文弱的样子，头发油光可鉴，还涂了香膏，满身都是浓郁的香水味。每个手指上都有一个嵌着各样宝石的金戒指，脖子上的金项链雕制得很是精致。一根象牙手杖更显示了他的奢侈，此刻，他正悠闲地玩着它。

这个年轻人神情呆板，流露出一种漠然而忧郁的神态。他是属于上层贵族的，不超过三十五岁，却仿佛已看破红尘。他来到世上似乎只是为了饮酒享乐，整天过着尊贵悠闲的生活，饮酒作乐是他们唯一的享乐，至于为祖国的尊严与荣誉而战斗乃至献身则是平民的事了。

玛尔古斯·杰季乌斯·采吉齐乌斯坐在范蕾丽亚的另一边。他约摸五十岁的光景。是一个身体厚实的矮胖子，腆着肥胖的肚子，他以享用美餐为乐，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肉饭食之中。上午，他尽情享用罗马名厨精心烧制的佳肴，到了下午这位贵族便开始盘算他的晚餐，想象着重返餐桌的美妙享受了。

过了一会儿，她的哥哥也走了过来。他的演讲才能是举国称道的。

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刚刚三十六岁，对有关雕塑艺术的著作是

颇有研究的。他正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他的体态语言也运用得恰到好处。不论他走到哪里，元老院也好，餐厅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他都能举止得当，仪态潇洒优雅，显得风度翩翩，让人赞叹不已。他的衣服一般是暗色调的，精心整理过的阔边长袍总是舒展地垂着，更衬托出他的儒雅与高贵。

在抗击意大利联盟的马尔西战争，即国内战争中他已初步显示出卓越的才能，两年中先后担任百夫长和护民官。

荷尔顿西乌斯不仅学识渊博，雄辩出众，而且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他的成功一半是靠了他的好嗓子和巧妙的朗诵技巧。在朗诵技巧上，他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每次他演讲的时候，著名的悲剧演员伊索帕斯和戏剧表演家罗斯西乌斯准会赶到大议场来。他们都想一探他那巧妙的朗诵技巧的秘诀。

在他们四人交谈的时候，范蕾丽亚令一个释放了的奴隶拿来了节目表，上面有那天参加角斗的斗士的名字。这时一队祭司已手捧圣像绕过了脊墙，把这些圣像摆在脊墙的平台上。

另有两个少年站在离范蕾丽亚不远处，他们穿着银紫边的托加，一个家庭教师陪在他们身边。大一点的少年十四岁，另一个十二岁。他们都长着典型的罗马人脸型——前额宽大、瘦削、轮廓明显。他们是卡杜和来比昂，是波尔齐乌斯家族的后裔，监察官卡杜的孙子。卡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屡立大功，他与迦太基人是死敌，不彻底击败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弟弟来比昂看起来要随和一些，喜欢说话，他时时地转过头与他的老师萨尔比顿说点什么，而哥哥玛尔古斯·波尔齐乌斯·卡杜却默不作声地站在一边，一脸的严肃，一点也没有孩子的那种天真烂漫的神情。他从小就是一个自制力强的孩子，信念执著，还拥有坚忍勇毅、不屈不挠的精神。人们都传说他才八岁时，玛尔古斯·庞贝齐马斯·西朗——是意大利各盟邦攻打罗马时期的一个军官——闯进他叔叔德鲁苏斯家，抓住了小卡杜，把他举到窗前，胁迫他，要他为意大

利人向他叔叔求情，否则就把他从窗子扔到楼下的马路上。尽管庞贝齐乌斯恶狠狠地逼迫他，但却劳而无功。小卡杜面不改色，始终咬紧牙关，不发一言。他天性坚毅，受到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噶派的哲学的影响，还有对祖父的事迹亦步亦趋，这都陶冶了他勇敢坚强的罗马人的性格。后来他牺牲于乌季加城之战。他的尸体入葬时裹着忠于拉丁的自由战旗，就像裹了一件尸衣一样。

离凯旋门上面一个出口不远，还坐着一个少年，也由家庭教师陪伴。他也是一个贵族子弟，这时正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谈得起劲。这位青年唇上才刚刚长出几根胡须，尽管他穿着成年人的衣服。他长得并不高，看起来，体质也不好，羸病文弱，苍白的脸被一圈乌黑的头发遮住，他的眼睛又黑又亮，敏锐的目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个十七岁的青年是季杜斯·克列蒂乌斯·卡鲁斯。他出身罗马贵族世家，后来写作了长诗《万物之本》，因此青史留名。跟他谈话的那个十二岁的少年健康而又勇敢，是前执政官卡西乌斯之子，凯乌斯·卡西乌斯·龙金努斯，在共和国没落之前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卡西乌斯扮演了重要角色。

克列蒂乌斯与卡西乌斯的谈话很热烈。这位日后的大诗人近年来成为卡西乌斯·龙金努斯家的常客。他很欣赏小龙金努斯的聪明，尊敬他那高尚的人格，与他相处得极为融洽。卡西乌斯也同样喜欢卢克列蒂乌斯，他们志趣相同，对世事和神学也抱有相同的观点。

坐在卢克列蒂乌斯与卡西乌斯附近的是苏拉的儿子法乌斯特。这个红发少年瘦削、虚弱，苍白的脸上还看得出不久前打架的痕迹——几处青紫的淤痕。幽幽的眼神显示出他的凶狠与霸道。人们对他指指点点，议论着那幸运的独裁者的幸运儿的身份，这使他感到非常得意。

一些还不娴熟的青年角斗士正在竞技场上挥舞着训练时用的大头棍和木剑，他们格斗的热情值得人们的赞赏，尽管这并不会使他们受伤。执政官和这次娱乐活动的资助人苏拉还未入场，这只不过是正式

娱乐前供取乐的场前戏而已。

当然，对于这种不伤皮肉的游戏，除了那些幸存的残弱老兵和获得释放的角斗士之外，没有人感到满意，也没有人有兴趣去看。突然间，偌大的竞技场上爆发出强烈的齐刷刷的掌声。

“庞培^①万岁！……葛涅乌斯·庞培万岁！……伟大的庞培万岁！”数万名观众山呼起来。

庞培走入竞技场，坐在连拱平台上那群贞女的旁边。那些为圣洁女神献身的贞女坐在这里，盼望着欣赏她们爱看的血腥表演。庞培潇洒地向观众回礼、不停地飞吻致谢。

葛涅乌斯·庞培约有二十八岁，高大魁梧，拥有赫克里斯般的体型；他那大出常人的头颅被一头浓密的黑发遮盖住了。他的发际很低，似乎要跟眉毛连在一起。眉毛下杏仁似的眼睛倒是又大又黑，不过看起来有些迟钝，不太有灵气；他那瘦削、冷峻的脸庞和那魁伟的身躯透出一种阳刚之美，当然，仔细端详一下他那略显愚笨的脸，你会发现，他并不会给人这种印象：让人觉得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辉煌功业的人，更不会想到他将来会在罗马共和国独领风骚二十年。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二十五岁就远征阿非利加，并且得胜归来，获得了“凯旋”^②的光荣称号，甚至连苏拉对他都大加青睐，不断地夸他“伟大”。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庞培和他的辉煌业绩，我们都得承认：罗马纪元六七五年十一月十日这天，他走进大竞技场的时候，罗马民众对他的感情是热烈的、真诚的。他仅仅二十五岁便成为凯旋者，并且赢得了他军团将士的忠心爱戴，那些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老兵们对恭推他为大元帅毫无异议。

也许，罗马平民对庞培的这种推爱，与他们骨子里对苏拉的仇恨是分不开的。他们找不到其他的途径来表达这种仇恨，于是便大力鼓吹他的年轻同伴，因为在战功上能与苏拉不相上下的人只有庞培。

① 庞培：罗马的政治家和统帅。

② 凯旋：这是罗马统帅的最高荣誉。

跟在庞培后面的是本届的执政官普勒里乌斯·赛尔维里乌斯·瓦季埃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他们将于明年初离任。仪仗官走在本月执政的赛尔维里乌斯的前面，走在上月执政的克劳齐乌斯的前面的是手举法西斯^①的仪仗官。

当两位执政官走上平台的时候，全场观众立刻起立表示对共和国最高权力者的敬意。

两位执政官坐下之后，观众才跟着坐下。在九月份举行的公民大会上刚当选的次年执政官玛尔古斯·艾米里乌斯·列庇杜斯和昆杜斯·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随后也坐了下来。

庞培向赛尔维里乌斯和克劳齐乌斯致意，他们殷勤地，甚至带点谄媚地向他回礼。之后，庞培走到玛尔古斯·列庇杜斯身边，向他伸出表示致意的手。列庇杜斯之所以能当选为下届执政官是受了庞培的提拔，是他无视苏拉的意见利用自己在罗马人中享有的声望在选举中帮助了列庇杜斯。

为表示自己的忠诚，列庇杜斯恭恭敬敬地迎接着这位年轻的大元帅。他们两个谈起话来。而庞培对另外一个下任执政官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则只是骄傲地微躬了一下身子。

虽然选举执政官时苏拉已不再是独裁者的身份，但是他仍旧掌有大权。他利用自己权威强烈反对执政官候选人列庇杜斯。因为他觉得——当然这也是有点道理的——列庇杜斯其实是对头的对头，因为他是支持凯乌斯·马略的。由于庞培无视苏拉的反对和压制，在公民大会上极力举荐列庇杜斯，这次选举导致了这种结果：列庇杜斯胜过了受豪门贵族派拥护的另一候选人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苏拉对此大为不满，指责庞培，并不停地埋怨他在公民的选举中支持了最恶劣的公民，而反对了最合适的人选。

执政官们入场后，那些年轻的角斗士的表演就停止了。而当日真

^① 法西斯：图案为一捆木棍，中间是一把斧头，分别象征城墙和权力，音译为“法西斯”。

正要进行角斗的斗士们已等候在拱门边了。他们将依据惯例列队从执政官前面经过。现在，他们在等待出发的命令。

大家都盯着连拱平台，人们都在期待执政官发出命令以开始角斗。但是两位执政官却在扫视着竞技场的坐席，他们像是在找人请示。的确，他们是在寻找和等待一个人——鲁齐乌斯·卡尔涅里乌斯·苏拉，一个虽然不再拥有独裁者的称号却仍旧主宰着罗马的人。

终于，掌声又响了起来。开始很微弱，稀稀落落的，渐渐地变得热烈、整齐，在整个场内响成一片。所有的人都望向凯旋门。在元老和朋党簇拥下的苏拉正从门中走出来。

这位特殊人物五十九岁年纪，身材也算高大，看起来像是很健壮的样子。他缓缓地、有气无力地迈着步子，像是一个精力不支的人——这是过度饮酒的结果。他一生沉浸于此，如今更是闹得厉害。但他如此衰弱的最主要原因，是那令人烦恼的痼疾——皮肤溃烂。这种病在他的整个身体上打上了衰老的印记。

苏拉的脸现在相当狰狞可怖，然而，这张脸曾经是很端正和谐的：额头很高，鼻翼如雄狮般高高耸起，轮廓突出的威严的嘴巴。这面容甚至称得上是好看的，尤其是跟那一头浓密棕色头发一起看的话。何况他脸上的那对暗蓝色的眼睛，射出灵敏、锐利而又深沉的光。这是山鹰般犀利的眸子，但有时又像土狼那种隐含凶狠的眼睛。他残暴的目光明显地刻画着他的冷酷和对血腥的嗜好。

在苏拉与亚细亚的米特里达梯斯王作战时，曾做过调解人，缓解了卡帕陀西亚王阿利奥巴尔藏和帕提亚王之间的矛盾。为此，帕提亚王派来了使臣奥罗巴查。其时，苏拉仅仅是一介总督，但为了显耀罗马的威严，当然也为了显耀他自己的权力，他在双方见面后竟毫不犹豫地占据了大厅中三把椅子的正中一把，这个最高贵的位子，他竟认为是他的。而亚洲最强大的国王的使者奥罗巴查则屈居其右的坐席，阿利奥巴尔藏坐在左边。这使帕提亚王深感屈辱，因此奥罗巴查一回去就被处死了。奥罗巴查的随行中有一个哈尔达人。他会占卜术，根

据人的脸相就能确定他的性格特征。他仔细地看过苏拉的脸后，对他那厉气逼人的雄狮般的眼睛击掌称奇，连声感叹：“此人必非池中之物，然而却仍能甘居人下镇静如恒，奇怪，奇怪！”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刚才我们描述苏拉的肖像时之所以说他的脸是狰狞可怖的，需要在此解释一下。它确实是可怖的：上面长满了令人厌恶的脓疮，还散布着很多白斑。一个雅典小丑戏谑说，那就像在摩尔人的脸上撒了面粉。

年轻时苏拉的脸已是这副模样，我们怎能希望他老了后不会变得更可怕。这位独裁者身体里流淌的本就是一个花柳病人和瘰癧病人的污秽的血液，他的酗酒更使病情恶化。脓疮和白斑越来越多，使他的脸变得日益丑陋，现在连身上都化了脓。

苏拉带着一副懒散的样子，慢慢地挪着步子走进了竞技场。他穿一袭绣有金黄色阿拉伯花纹的白色羊毛织成的东尼卡，外加一件华丽的火红色绣金滚边的希腊长袍，而不是拉丁式外套，或他们的传统服装托加。右肩那颗金色的扣子扣住了外套。金扣上镶着的宝石，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与阳光争辉。苏拉轻视所有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族人。他作为罗马人，第一个穿上了希腊的大袍，学他的人很少。他拿着一根金头手杖，上面非常细致地刻着奥尔霍明战役中的一幕场景，奥尔霍明是倍奥季亚省的一个城市，在这里，苏拉击垮了米特里达梯斯王的总督阿盖乌斯拉。杖头的雕刻正是描绘了阿盖乌斯拉向苏拉跪地乞降的情景。独裁者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有一颗硕大的血色红宝石的金戒指，还雕着波克斯出卖朱古达王^①的情景。在马略凯旋后苏拉就始终戴着这枚戒指，常常在世人面前夸耀，他这种人能做出这种事毫不奇怪。这样，这枚戒指就成了苏拉和马略之间争斗的开始。

^① 朱古达王：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曾与朱古达作战，史称朱古达战争。波克斯是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岳父，起初，他帮助朱古达，但是当马略的军队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后，波克斯就与马略的部下暗中勾结，出卖了朱古达王。